

七出八进 法库城

魏庆富 王 水 戴国富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七 出 八 进 法 库 城

Qichu Bajin Fakucheng

魏庆高

王水

袁国富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沈阳沈河区北一马路108号）

法 库 系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172,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3/8

印 数：1—3000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于 斌

版式设计：任 和

封面设计：李国盛

责任校对：徐 力

ISBN 7-205-01617-7/I·123

登记号：(辽第1号)定价：3.60元

序

中共法库县委书记 邓午辰

法库城位于辽宁省北部，是个青山环抱的好地方。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祖先就在这里劳动生息，距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我们从历史中走来，忘不了历史的黄昏与晨曦，寒流与春潮。然而，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人民解放战争中解放法库的这段历史。

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妄图在全国恢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出兵大举进攻东北，挑起了反革命内战。在这种形势下，东北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积极开展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运动，巩固发展解放区，支援解放战争。在这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法库县党政军民与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英勇不屈，七出八进法库城，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大孤家子战斗、卧牛石剿匪、秀水河子战役，以及许刚舍身救群众等故事，在法库县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把这段斗争历史和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写出来，是法库县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

魏庆富、王水、戴国富三位同志通力合作，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法库解放四十周年之际，写出了《七出八进法库城》。

这部书描述了县大队在法库县委领导下，配合我军主力部队经过“七出八进”，解放了法库的斗争故事，成功地再现了解放法库县斗争的宏伟画卷。大力讴歌了以张之波为代表的法库县党、政、军民在同国民党反动派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弘扬了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

在人物塑造上，努力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避免了脸谱化、模式化。通过对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灵魂的剖析，内心世界的描写，歌颂了真善美，鞭挞了假恶丑，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正反两方面的人物，有一定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感染力。

在情节上，作者没有单纯地写事件的过程和场面，而是紧紧地围绕人物三面的纠葛展开矛盾冲突，推进情节的发展，以人带事，以事写人，让人感到亲切真实。

在语言上，活泼流畅，通俗易懂，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七出八进法库城》的出版，是对全县人民的奉献。它不仅为文艺百花园增添了一份光彩，也为全县人民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革命理想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好教材。

让我们牢牢记住这段光辉的历史，缅怀为解放法库献出生命和青春的革命先烈、志士仁人。继承他们的革命遗志，发扬他们的献身精神，为改革开放、繁荣法库奋勇前进。

1989年12月25日

引 子

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两匹快马从沈阳城内驰出，马背上端坐着两个人：高个的二十七、八年纪，长方形的脸略显消瘦，看上去文静而朴实，细细的眉毛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充满了智慧和活力，他是共产党代表张之波；矮个的二十一、二年纪，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神情显得机敏，虎虎有生气，他是张之波的警卫员小李。他俩快马加鞭，沿着沈阳通往法库的大道一直向北奔去。

张之波此行是奉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委之命，前去接收法库的。

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对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警惕，坚持把立足点放在加强自卫战争的准备上。东北三省交通方便、工业发达、资源丰富、粮食充足，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又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区。占据东北，就能使自卫战争得到可靠的后方。否则，将对解放区造成南北夹击的不利局面。为此，在苏联对日宣战后，党中央先后派遣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等领导率领两万名干部和十万大军挺进东北。但是，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援助下，陆海空三军向东北大举进攻，并陆续攻占我军早已解取的重要城市。鉴于这种严峻的形势，党中央指示我军进入东北后，应把注意力集中于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发动群众建立政权。

张之波在晋察冀解放区平西党校学习一结束，便和同学

们一起经通县、丰润、乐亭过山海关到达东北局所在地——沈阳汤玉麟公馆待命。分配工作前，彭真同志说，东北资源丰富，有苏联红军做靠山，国民党在东北没有多大力量，我们占据东北，中国革命就成功了一半。彭真同志要求张之波他们深入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积极配合苏联红军收复东北，夺取政权。

接受任务的当天，辽宁省委书记陶铸、辽宁省副主席朱其文、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等领导同志分别找张之波谈话，向他介绍法库的地形地貌和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使他对法库有了初步的了解。

法库县位于辽河流域河套中，东连铁岭、北接康平、西邻彰武和新民、南接沈阳城郊，属半丘陵、半平原地带，历史文化悠久、物产丰富，是三山一水六分田的自然概貌。县城四面环山，街市建于峡谷之间，地势险要，是进入沈阳的北大门。

法库县地处偏僻，汉、满、蒙、回等民族杂居，人员复杂。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国民党省党部即委派接收大员呼日周到法库，搜罗伪警察孙占魁成立了保安大队，并发展了以“南霸天”为首的十几家地主武装。除此之外，还有以“天下飞”为首的十几股大小土匪武装，摆在张之波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鞭声阵阵，马蹄哒哒，张之波和小李怀着必胜的信心，催马扬鞭，一路疾驰，下午两点多钟便赶到法库城外。

“首长，咱们到法库城了。”一跃上望海寺山的山梁，小李便兴奋地喊起来。

望着群山环抱的法库城，张之波的双眼顿时现出兴奋的

光芒。啊！解放法库城的艰苦斗争开始了。

义发园酒楼是法库城内最大的饭店，上下两层各三间铺面，楼上三间为雅座。雅座的墙壁洁白如银，桌与桌之间分别用有山水画的立轴屏风相隔，坐在里面可随时观赏街市风光，给人以舒适优雅的感觉。由于它位于小城中心的吉祥寺右侧，加上有从省城沈阳请来的高级厨师掌勺，在法库颇有名气，是政府官员、外地阔商、当地财主们挥霍和交易的场所。

吉祥寺又称老爷庙，庙头的钟鼓二楼前是一片广场。每天，城内的小商小贩皆聚到这里叫卖，使这里热闹非凡。

这天，由于昨夜刚刚下过一场秋雨，山城上空笼罩着淡淡的晨雾，庙头广场的坑洼处积着雨水，使广场显得很冷落。

在庙头坐着一长排修鞋匠中，有一位二十一、二年纪，长得墩墩实实的小伙子，任凭左右同行们大声吆喝着招揽顾客，他却一声不响，双手抱肩，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义发园酒楼出神。一位外号叫“猪八戒”的黑衣警察坐到马夹上，脱下大皮鞋拍了他一下：“猴子你小子眼馋义发园的大鱼大肉了？告诉你，那不是你去的地方。”

小伙子猛地一惊回过神，满脸堆笑地接过皮鞋：“哟！是朱长官，这服装咋变色了？”

“这回我们的番号变了，叫保安队。”

“听说义发园今个儿有贵客？你看，二楼的窗帘都挡上

了。”青年边往鞋上钉掌，眼睛边往义发园的楼上溜。

猪八戒往两边瞧瞧，把嘴贴向青年的耳边：“今个儿我们头儿跟‘稀稀糊’商量抓穷党头的事。”

青年不由得一愣，赶紧从钉拐上取下皮鞋递过去：“怎么，咱这也来了共产党？”

“嘘！”猪八戒穿上皮鞋，做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别乱说，这事弄不好可要掉脑袋。”说完，一拍屁股，趾高气扬地走进义发园。

青年望着酒楼出了一会神后，三下五除二地收拾起掌鞋家什走了。

义发园酒楼紧靠南墙边的餐桌上，摆满了各种山珍海味。靠窗坐着的人二十四、五岁，头戴棕色礼帽，身穿青色长袍马褂，长瓜脸白净细腻，高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面藏着一双漂亮的山羊眼，为了显示其文雅的风度，在初秋天气里仍然摇着一把烫金折扇。这个人便是今日筵席的东道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呼日周。昨日，他从上峰给他的信中得知，共产党方面也将派要员来接收法库，并指示他尽快发展武装力量，在共产党到来之日即一网打尽。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他今天才特意大摆筵席。坐在呼日周对面的这人四十多岁、方脸大耳、身材魁梧，一双黑豆一般的小眼睛锋芒毕露，最有特色的是唇边的八字胡，浓密油黑，修剪得整整齐齐。这人名叫孙占魁，原是伪满县政府警察署署长。这家伙倚仗权势与当地豪绅、地痞无赖互相勾结，搜刮民财，抢男霸女、无恶不做，人送外号“孙小胡子”。抗战胜利以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了保安大队的大队长。他今天征收地皮捐，明天收保安税，恶行比往日有过之而无不及。

老百姓虽然恨透了他，却敢怒不敢言，连呼日周也得让他三分。

二人都非常明白对方的心思，各自说着吹捧和客套的废话，互相推让着倒酒夹菜。相持了半个钟头左右，孙占魁终于忍耐不住，一口喝干盅里的酒，把酒杯猛地往桌上一墩：

“呼书记长，我孙某是个粗人，一向喜欢胡同里赶大车——一直来直去！有啥事用得着我的就明说，孙某万死不辞。”

呼日周一听，马上满脸堆笑地起身为孙占魁倒满酒，折扇轻轻一摇：“孙仁兄果然是快人快语，实不相瞒，愚弟有一件天大的事和你相商。”说着，他凑到孙占魁耳边小声地嘀咕一阵，然后夹起一块肥肉送到孙占魁的碗中，“这块肥肉愚弟已送到仁兄的嘴边，吃不吃……”

孙占魁老半天没有吱声，他心中暗想，让我抓共党？这可不是小事，弄不好的话，别说保安大队长当不成，恐怕连脑袋都得搬家。

呼日周一下子就看出孙占魁心中的小九九，唰地将扇子折起，面孔一板：“如果仁兄以为有困难的话，愚弟不勉强。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据省党部内部消息透露，没有功的伪满伪汪人员，国府不予重用。”说到这里，他紧盯着孙占魁的脸色，又把声音压低了，“本来，上峰并不同意用你，小弟佩服你是个人才，在上峰面前说了很多好话，才……”

果然，孙占魁的脸微微变了颜色，嚥地站起身来，夹起肥肉一口吞下肚去，然后仰头一笑：“哈哈！老弟你太多心了，区区一两个共党分子，孙某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手到擒来，只不过我这二百多号人马是要天天吃饭、月月开销的。

如果不给点好处，恐怕弟兄们不肯出力。”

呼日周暗想，孙小胡子果然狡猾，看来是豁不出孩子套不着狼了。于是他一咬牙，掏出一张支票递过去：“这是四万元，你先拿去，事成之后再给你们三十条枪。老兄，跟着我干保证亏不着。”

孙占魁见到支票，小眼睛马上眯成两条细线：“就凭这个，我孙某就跟你干他奶奶的一家伙，下半夜两点行动。”

“好！”

二人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二

“叭！”

一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深夜的寂静，惊醒了熟睡的山城，紧接着枪声大作，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抓共党分子”的狂呼乱叫和大皮鞋急骤拍击路面的哒哒声。人们从睡梦中醒来，个个惊恐万状：有的用大被蒙头，在炕上缩成一团；有的来不及穿上衣裤便蹲在炕沿下或躲进柜子里；有些胆大的则披衣出屋，隐藏在院内的角落偷偷向外观瞧。枪声叫喊声持续大半个钟头才趋于平静，可被惊醒的山城再也无法入睡，人们纷纷开门出户走上街头，仨一群俩一伙地议论起来。

“狗日的保安队又开始抓人了，说不定又该谁家倒霉呢！”

“嗨！我早就说，别寻思光复了，日本鬼子投降了，这疙瘩就能太平。这不，才一个月的时间，从奉天回来的那个稀糊涂就跟孙小胡子扯咕上了，保安队哪有一个好人呢！”

“哎我说老哥，你可别嘴里没把门的，说这话叫人家听着是要掉脑袋的。”

“那可不咋的，没见着才刚抓的那两位？明明是外地来咱这疙瘩串门儿的，楞说人家是共党分子，那你还有辙？”

人们不满归不满，议论归议论，谁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唯有一个老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惊得一下子呆立在院门外。

“莫非振儿出事了？难到他是共产党？按说不能，这孩子老实得象个羊羔似的。”

老人惦念的振儿就是白天给“猪八戒”修鞋的小伙子，名叫侯守振，是老人在五年前收留的山东流浪儿。

老人姓赵，祖祖辈辈以修鞋为生，由于长年蹲庙头、坐马夹，腰弯得象拉圆的弓，才五十多岁就象七老八十的人了。不过，他有个好起早的好习惯。每天天刚亮就披衣出门，到街头的垃圾堆拣些破烂回家。五年前冬季的一天，老人跟往日一样，早早地起了身，见漫天皆白，院内和树上落了厚厚的一层雪，就操起扫帚。他刚扫到院门口，猛地发现一个“路倒”就喊出女儿月华把冻僵的人抬进屋中。经过大半天的抢救，冻僵的人醒了，发现自己躺在炕上，身边还有父女二人，就势挣扎着爬起来给老人磕了三个响头。老人从他的口中得知，他老家在山东永平，因闹灾荒，父母和哥哥病饿而死，他强撑着身子和同乡一路讨饭来到东北，没想到同乡竟嫌他累赘，抛下他独自走了。他的遭遇激发了老人的同情之心，毅然地将他收留下来。从那时起，庙头边多了一个修鞋匠。

侯守振天性聪明，加上诚实肯干，很快就成了一名出色

的修鞋匠。他把每天所挣的钱全都如数交给老人，自己从不乱花一分。街坊邻里都夸他是个好小伙，还说赵罗锅是好心得了好报，老人自是欣喜无限，对他也就更加当亲儿子看待。不过，赵鞋匠是个细心的人，也曾对侯守振的古怪脾气有过怀疑和猜测。他一点也没有山东人胆大气粗、好打不平的特点，好象天生就胆小怕事。再有，就是他每天鸡叫就出屋，一去就是一个多钟头，不知净干些啥，回来时满身汗水。老人慢慢观察一阵子，没发现有啥异常，疑虑也就打消了。去年，老人在乡亲们的劝说下，办了一桌酒席，为他和女儿月华订了婚。

“爹，振哥咋还不回来？别出啥事。”女儿月华披衣出来，打断了老人的沉思。

“他今个儿出去时跟你咋说的？”

“他着急忙慌地把家什往屋里一撂，说出去办点急事。”

“你也没问问他办啥事？”

“人家还没等问，他就走了。”

“唉！这孩子平时那么老实稳重，今个儿这是咋的了。”

“爹，不会出啥事的。外边挺凉，咱们回屋吧。”

回到屋里，父女二人相对唉声叹气坐到天明，仍不见侯守振回来，老人有些沉不住气了：“月华，我出去看看，你可别离家。”

老人起身刚要推门，门被咕的一下撞开了，侯守振带着一股凉风冲进屋来。二人见他满脸是血，衣服撕坏了好几处吓得失声尖叫：“哎呀，你这是咋的了？”

侯守振把头扎到洗脸盆里洗净头发和脸上的血迹，边用毛巾擦着边说：“爹，月华，我今个儿总算办了件大事。”

“嗯？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们还记得前些日子到咱们家来的张先生不？”

“记得，他不是你表哥吗？”

“他不是我表哥，他是共产党的干部，我的救命恩人。昨个儿，我听说保安队要抓他，就急忙四处寻找，直到半夜时分，才在一家旅馆把他找到。等我告诉他时，保安队已经把旅馆给包围了。没有办法，我就和一个山东同乡把保安队人马引了出来。”

“那你脸上的血是怎么来的？”

“那是保安队员身上的。这些家伙在一个胡同里把我堵住后，口口声声要抓活的，我就把他们全都打趴下了。”

“我说孩子，这祸可叫你闯大了。”老人听他一说，吓得脸色惨白，连连捶胸顿足。

“振哥，你赶快出去躲几天吧！”

侯守振沉思一阵后一咬牙说：“爹，月华，有一件事我一直瞒着您，我是在山东老家杀了人逃跑出来的。我跟国民党仇深似海，我想投奔共产党，为死去的爹娘和哥哥报仇。”

“不，你不能去。”月华一把拉住他的胳膊。

老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你俩收拾一下，趁人们还没起来赶紧走，找到共产党以后，在里边好好干。”说到这里，老人的声音哽咽了。

“不行，要走咱们就一块走。”

“唉！啥也别说了，赶紧收拾东西吧！”

就在这工夫，院内响起了咚咚的捶门声。一个破锣似的嗓子喊道：“赵罗锅，赶紧让侯守振出来受绑，不然的话，连你这个狗窝都平了。”

一听这话，侯守振操起一把菜刀就要出去拼命，被老人一把拉住了。

“振儿，好虎饿不住一群狼，你俩赶紧藏到柴禾垛里去。记住，不管外边发生啥事儿都别出来。”老人见他俩还在迟疑，立即绷起脸严厉地吼道，“快去。”待他俩钻进柴禾堆里藏好后，他才装作刚睡醒的样子走出屋门。

门开了，为首的是猪八戒。这家伙是个小队长，此刻如凶神恶煞一般劈手将老人推倒在地，又一挥手，保安队员如狼似虎般地端枪冲进屋中，但很快就出来了。

“报告队长，这小子跑了。”

“什么？”猪八戒一把拎住赵老汉的衣领，“你说，侯守振逃到哪儿去了？”

“他和月华昨个儿就串门去了。”

“你这个老混蛋，打什么马虎眼？我告诉你，侯守振是共产党嫌疑犯，他昨下晚大闹了法库城，放跑了共产党头目。快说，他到底去哪儿了？”

“回山东老家了，咋个走的，你要不信就搜哇！”

猪八戒那双猪眼朝上一翻：“好你个赵罗锅，我看你的肉皮子发紧是不是？来，给我打，我非让你说出来不可。”

噉地一声，保安队员连拳带脚加枪托，雨点一般落到老人的身上。只一会工夫，老人被打得连声惨叫，血透衣衫。

猪八戒站在一边哈哈大笑：“怎么样，这回该说了吧？”

赵老汉疼得浑身直哆嗦，呻吟着说：“你就是把我打死，也还是那句话。”

猪八戒把猪眼一瞪：“你还嘴硬？那就先打死你。弟兄

们，这回往死打。”

“狗日的我跟你们拼了。”众保安队员刚要再次下手，侯守振猛地从柴禾垛里冲出，一阵拳脚，打倒了围在老人身边的几名保安队员。他刚要伸手去抓猪八戒，见猪八戒身后的保安队员已把枪口对准了他，赶忙缩回手来。

猪八戒发出一阵象猪一样的哼哼声：“你小子到底出来了？乖乖地跟我们走便罢，不然的话，连你的老丈人，你媳妇都得没命。”

侯守振愣愣神，望一眼躺在地上呻吟的老人和站在柴禾垛旁吓傻了的月华，牙根一咬：“好！我跟你们走。”

“把他绑起来。”猪八戒一声断喝，五六个保安队员冲上前，扭住了侯守振的胳膊。

突然，赵老汉一跃而起，一头撞向拿绑绳的保安队员：“振儿，你别上当，快跑。”

然而晚了，猪八戒一枪托砸下去，老人一声闷哼，当场毙命。当赵月华失声惊叫着扑过来时，又被猪八戒一脚踢昏在地。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惨变，侯守振肝胆俱裂，象一头发怒的狮子似的又蹦又跳，怎奈身子已被五花大绑，又有五六个保安队员扭着，只能叫这帮家伙一步一枪托地押走了。

三

“哗！”

一盆凉水兜头盖脑浇下，从头上脸上身上直流到地面，脚尖刚刚能点着的地面上汪成一片鲜红。被高吊在房梁上的侯

守振猛地打个冷颤儿，渐渐地睁开眼睛。他强忍着疼痛向四周望了一下，见那些穿黑狗子皮的打手换成了便衣，孙小胡子也变成穿长袍马褂的秃顶老头，自己也由绑在柱子上换成吊在房梁上。他明白了，准是在自己昏迷的时候被送到这保安队部的。孙小胡子这个王八蛋真他妈狠，我侯守振如果能活着出去的话，一定要报这个仇。看来，狗日的呼日周也不会放过我，干脆就豁出去了，大不了就是一个死，死也得死得象条汉子的样儿。于是，他心神镇定下来，索性又闭上眼睛。

“啐！”

又一盆凉水浇到他的脸上身上，紧接着，尖嘴猴腮的马二阴阳怪气地问道：“姓侯的，还是把你为啥给穷党头通风报信的事如实招了吧，免得再受皮肉之苦。”

“我不知道啥是穷党头，也没给谁通风报信，你们凭啥抓我？快把我放了。”

“哼！你还想抵赖，传证人来。”

马二的话音一落，一个被纱布裹着半边脸的黑衣警察走进来：“就是他昨下晚假冒共党把弟兄们引开的，又出手打人，这是我从他衣服上扯下的布条。”

马二拿布条往侯守振身上一对，果然不差，便嘿嘿冷笑道：“姓侯的，这回你还有啥话可说？”

“昨下晚儿我上旅店会老乡，你们非拿我当共党，没办法我才还的手。”

“没工夫听你分辩，把那个山东棒子带上来。”

侯守振的同乡也被抓住了，保安队把他打得遍体是伤，脑袋肿得如柳罐斗子似的，身子吓得直颤：“侯哥，我都说了，吃不住他们的打，没办法。”

“马二，不干他的事，你们把他放了，我就告诉你们。”侯守振看着他的可怜相，心中很是疚愧。

“好！赏这小子十快现大洋，放了他。”

等同乡走后，侯守振说：“马二，你过来，我都告诉你。”

马二得意洋洋地凑过来，侯守振将嘴贴近他的耳边：

“马二，我操你祖奶奶。”一口唾沫吐到马二脸上，紧接着便高声怒骂起来，“你们这帮混蛋王八蛋，不敢惹人家共产党，专门欺负穷百姓有能耐。”

马二顿时恼羞成怒：“好小子，你胆敢骂老子，我非叫你尝尝红烧肉的滋味。来，用烙铁烙。”

一把烧红的烙铁刚刚举到侯守振的胸前，呼日周满脸愠怒地走进来：“住手！怎能这样对待我的客人？真不象话，还不快点松绑？”

待打手们给侯守振松绑并扶他坐到椅子上，呼日周的脸才露出笑模样。他一面吩咐手下人端茶，一面进行自我介绍：“敝人呼日周，受党国委任接收法库，旨在使百姓安居乐业、幸福美满。不幸的是，共党分子却从中破坏和捣乱。昨天，你参与共党的活动我虽然感到遗憾，但非常佩服你的勇气和才干，所以才派人请你来谈谈，没想到这帮废物把事情办得这么糟，唉！”

原来，侯守振被押到保安队后，不管是审讯还是毒打，他都破口大骂，直到昏死过去。呼日周对孙占魁这种做法很不满意，他以为对付这样的硬汉子必须软硬兼施、恩威并重。如果侯守振交代了和共党的关系投靠他，他一方面可以向上级邀功请赏，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侯守振抓到共党头目。如果